

卷二十七

壽序十三首

連其壽序廿一

梅村集 下

絲



梅村集卷第二十六

壽序二

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壽序

吾友奉常烟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  
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 神  
宗皇帝君誥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  
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  
護元良維持宮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  
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  
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時就奉常以訪  
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  
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駑下輒苦未能今  
泮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  
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  
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 先皇帝稽古  
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  
臣備禁近職奉璽綬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





程度數捧英蕩之節出使諸藩肅將蒞事不擾亭  
傳乘皮束紡之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撐拄中  
外築賜塋已畢卽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  
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闈門之內規重矩疊訓  
子弟御童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祲爲  
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玄宰陳  
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脩公執友也折輩行  
與游先朝論画取元四大家爲宗繇石田山人後  
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略與相亞當其搜羅鑒別  
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床  
狂叫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闢奧晚  
更蒼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  
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  
署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  
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  
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  
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  
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烟巒洞絳風

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  
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蓋追念國恩  
感懷今昔雖居賜第游塵寰屢思從樵牧自放賦  
調日急生計侵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  
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  
寫以此行年七十齒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  
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  
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黃勤  
讐插架千卷賓朋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据出

梅村集三十六

壽序三

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詩倣白  
香山陸渭南諸子孺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  
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  
不止絹素流傳以書畫專門已也唐宋宰執世家  
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裨蘭臺石室  
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  
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奕葉卿  
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  
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



老說文肅公甲居軼事仁厚恭謹爲同時大僚所  
莫及足以光啓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解爰告  
先朝之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  
言亦堪登稗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  
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旣以史筆紀斯  
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  
請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  
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  
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  
編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末再拜以爲獻焉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肅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登稗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旣以史筆紀斯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編取詩與春秋之旨隨長者之末再拜以爲獻焉

申少觀六十壽序

余初筮仕得交於鄉先達申大司馬及其弟大叅兩公之尊人曰文定少師處金鉉大斗之間贊元登袞年躋平格恩禮始終寵榮之盛光於冊書余生也晚不及見其見大司馬也則已從樞府謝政朱門列戟而大叅同朝比肩猶白首郎署仲子少司農青門累闕積資位崇嶽牧青門科第固先於余用輩行定交意氣甚相得也大叅有九子青門之長兄官比部至今歸然長德其季弟曰進士維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五

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菽施哀然名冠鄉書聯雋禮闈知其爲大叅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於申氏三世矣菽施榜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昔在闕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旣致政里居年及懸輿特荷壘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尚在養文定偕伉儷袒裼奉觴綵衣紛悅重輝疊武一時豔稱盛事今躋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袞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



大族格人耆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  
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  
焉嘗試上下六十年以進攷於申氏祖孫之際繇  
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  
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定尤  
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  
私第其姻妮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密勿之寮  
采焉桓圭纁籍昭其榮璫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  
俎昭其饗其年爲尚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六

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  
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璵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  
降水涸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素凋謝胥原慶續  
於今爲庶而先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  
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棗萼有黃髮之宗子  
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壘尊彝玉守其器芸香  
蠹簡守其書堂構墜茨守其業其年則爲絳人甲  
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

之有武子郗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鶻刷  
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  
余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  
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  
頤其耆耆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  
念 國家以尉候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  
籍馬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  
鹽菜之宮芻菱之所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間左輕  
俠竄名軍籍怙氣力以漁食平人者且以次窮根  
株浹辰之間農歌於野商怵於塗而先生之生辰  
爲壽適與之會謂非道迎善氣有以致天休之篤  
祐也乎加以歲值有秋田禾如櫛征繕以時蠹賊  
不作吾儕小人脫兵革而覩昇平行見

朝廷惠養高年修祝哽祝噎之禮庶幾於申氏朋  
酒之饗先爲之兆豈不爲幸厚哉抑聞之天道酌  
盈而濟虛當司馬之躋九列貳孤卿大叅猶嘆於  
一第馮公隴眉阮咸出守留後福以貽之子孫青



門早達游歷名藩開府揚州垂紳揭節兄弟中至  
光顯矣而先生浮沈中翰試而未竟語其晚景顧  
爲過之循覽盈虛損益之際有軼然其不爽者詎  
曰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  
富也側聞先生方領矩步力砥頽靡家門榮盛無  
帚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飭厲胤嗣惓  
惓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  
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  
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萑祿者又可  
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殆未有艾而先生歷  
年之永從可知已是爲序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八

曰高而不危

所以常守

貴也

滿而不溢

所以常守

富也

側聞先生

方領矩步

力砥頽靡家門榮盛無  
帚屐驕豪之習與茅太君警戒相成飭厲胤嗣惓  
惓以念祖德守家法爲先其於盈虛損益之理觀  
之稔矣故能篤厚流風綿先世之澤於勿替繼今  
以往其所以垂裕後昆而培子孫之萑祿者又可  
勝量乎哉吾卜申氏之名位殆未有艾而先生歷  
年之永從可知已是爲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如臯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君辟疆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吳郡遍擇其豪長者與游顧於余獨未邂逅然心嚮往之今年辟疆偕其配蘇孺人春秋五十二子穀梁青若介陽美陳其年以余言爲請其年奇士也其自爲之文以壽辟疆者足以張之矣而勤勤余一言何哉雖然余三十年知辟疆未得一見因其年以見於吾文相贈以言亦猶行古之道也往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九

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美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康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  
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  
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舉中大罵曰若  
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  
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  
酉之亂彼以攀附驟坊用興大獄以脩舊郅定生  
爲所得幾墮牢戶朝宗遁之故鄆山中南中人多  
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  
少公歸隱如臯之水繪圖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旣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  
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  
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  
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鑪經卷  
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  
世無害離事圖全如臯僻壤冒氏爲右姓家世好  
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  
先人後已揮斥數千金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  
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

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敷歷襄漢出入  
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脩祖父之業遭時  
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  
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  
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  
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槩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  
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  
立未嘗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  
馬之游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  
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茗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  
三嘆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  
竹陶寫耳廼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皖司馬爲之  
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  
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朱儒而猶與吾黨講  
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  
亦可盍然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典廢闔  
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蓉百畝  
子弟皆鸞停鵠峙挾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



門偕隱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  
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媲美一德  
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  
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  
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  
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  
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卬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常游而喪亂以後  
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辟疆其許我乎否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子行法以吾言得之

甲辰年友人吳會者報稱之預常游而喪亂以後  
來涉嶽非思又曰涉涉卬否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晴巖蘇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  
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  
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  
來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  
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報稱  
以南昌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媲美一德  
門偕隱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

丁石萊七十壽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雋異之士也以巳亥八月既望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揆之辰先期屬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二

也若夫脫虎口就衽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衍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北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叅丁玉陽先生歟歷藩服廉辦著稱其子廷尉府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爲所



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  
不鏤自雕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出宅式  
好無尤石相之滌廁臉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  
墍茨此君之早歲好脩能自樹立不墮其家聲者  
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  
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搆往通政則爲廣成侯  
公少司農則爲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  
客邂逅君於疇人之中溫醇悃悃而論辨英偉心  
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啓東先生爲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四

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爲輩  
行啓東觸忤奄豎帖危僅免廣成一生恬尚竟與  
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  
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  
人才日孺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愾  
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  
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績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  
逢年君旣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  
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

縉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迺苦  
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  
谷變遷苑枯畢集銀臺旣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  
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斃惟有馬  
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  
則擅孝公無雙之譽齋於遇而豐於年誦於前而  
申於後天之報大叅而保持其門戶者不綦厚乎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全優游晚  
節繼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

生民凋弊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尚能  
口授尚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  
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寃命  
茲黃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始其人  
乎卽近者烽烟傳遽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聞懼  
損老人眠力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宣心  
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  
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  
游人間見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



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  
兼既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  
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  
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仙迂怪之辭  
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六

論之又兼以爲辭之獻

頌同田夫理也燕喜昇平而未及仙山遐僻之類  
首稱張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  
兼猶其應兼也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  
景雲對也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

錢臣宸五十壽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詔書數下民寃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爲太平之民則湍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也吾兄弟旣翁而中外媾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我臣宸則猶之乎兄弟也臣宸以今年五十願得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十七

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宸之長兄都諫曼修與余同年舉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肩隨以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弢公爲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孚令少於余十歲臣宸少於都諫十二歲孚令以子女臣宸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已子都諫亦以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大叅奕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弢親大中



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  
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  
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  
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爲榛蕪方  
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  
吾與臣衷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  
游以娛晚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請卽人事求之臣衷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  
謙德之柄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十八

而後登揚解執邊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翻  
翻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飲則載號載呶矣爲  
之誦茅鴟相鼠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君則內行修  
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訾不苟笑不苟臧否人物  
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必無擇言循  
循乎若有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  
晉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鬪乎燕  
居潔出門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壞坐  
主人貌益恭賓或參語諧噓主人遇以默此所謂

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  
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鬻財其民本以  
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  
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咄嗟偷生而無所  
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匄賁不足  
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馮庖皆得  
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稽出有考絲縷劑  
絮罔弗覈也卬有取俯有拾儉從長御罔弗勤也  
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

梅村集三十六

壽序  
十九

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  
稔發其儲峙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因此  
所謂儉而壹者也善哉居室之道也語曰慎德之  
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  
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鈞黨之碑也依光  
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乎陵遷谷  
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  
之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  
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脩



之問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闢幸舍  
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惻惻無華者定其久要而它  
人罕識其面彼夫游譚羈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  
輩倒屣稍遲輒致背憎嗜嗜君獨隄防有素無由  
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肅然望而自遠鮮幾微不足  
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  
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鏢院不收  
諺有之曰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旣  
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二十

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羸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  
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強哉自古積善之慶不  
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常先朝豐亨豫大  
之日躋雄班歷膺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  
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侯之行賢母執敬姜  
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  
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  
舉慈孝友敬柔正聽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  
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

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闕築丙舍致車數百乘起  
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傷太息  
動色年來附萼有零落之嗟燕尾有差池之感君  
之中心彷彿皇常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  
光得北叟之晚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  
兩弟登九美瞻沛國之友愛潁川之聲華也猶子  
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借方來心  
水齊驅競爽福時之諸郎公沙之羣彥也今日者  
舒雁行列眷鞞鞠脰而上壽親串盈門諸孫入抱

梅村集二十六

壽序  
二十一

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  
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  
辟疆之園墅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  
余弟余刊編鬻翰校讐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  
以乞一花一石輒苦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  
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弄者日富樹木日以  
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  
經廢耒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  
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 詔仰望



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忖日愒歲而笑余言  
爲率也松喬之年斯跂而俟之耳是爲序

雅舍華僕爲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君穆於簡  
視此姻親郝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不  
丈人之行使之年君寔肩隨以長家傳江左宅  
城南乘陳合爲一村草柱平分三曲勝陌而破  
且注門庭則桑榆之樂亦足跡忘形無塵風好約  
生之裏索

梅村集三六

壽序  
二十二

編鄰架之... 屏牆之園墅焉... 余弟余列緝醫翰枝譬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  
以乞一花一石輒苦非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  
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弄者日富樹木日以  
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緜滿抱甕與君安

爲率也松喬之年斯跂而俟之耳是爲序  
蘇州之... 以分... 之... 日... 而笑余言

郁靜巖六十壽序

吾友郁靜巖氏世胄簪纓家風夙謹垂條布葉隱  
耀舍華僕爲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季穆於簡子  
視此媻親郝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  
丈人之行使之年君寔肩隨以長家傳江左宅枕  
城南朱陳合爲一村韋杜平分二曲墜陌而陂渠  
互注門庭則桑柘連陰接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  
生之衷索量彼我之遭逢余媿弗如其端有因請  
得而言焉余蓮勺之田瀉鹵漢陂之畝污萊二頃

梅村集二十六

序  
二十三

榛蕪三時鹵莽况扶風掾史競筭錢刀京兆諸生  
高譚監鐵闔境之苛求已甚老夫之悉索奚堪曾  
無擔石之儲日舉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稱沃野  
樂郊獨裕淳風安農圃之遺足供常稅守高曾之  
舊可救灾年雖徐道覆船到蔡洲孤城無恙幸袁  
山松功存滬瀆滄海依然烟火不改乎區中蠲恤  
徧邀於亂後此余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  
領提攜袞師雖乍識之無適子尚未知黎粟敢門  
戶遠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於它人竹筥木屐愁



營少女之裝粧妝糧糧啼索孤甥之餌每觀衆雜  
之爛燭倍添一老之衰殘君則伯子將車小同攜  
杖鯉庭一鶴兼八龍五鳳之奇蘭吮雙蓀儲九棘  
三槐之勢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看左右曾玄豈  
非厚幸最喜晨昏詩禮已足相傳矧羣從之琳琅  
更門楣之照耀謝家仁祖擅才地於名流荀氏中  
郎負聲華於少俊情欸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鵠峙  
鸞停此余之不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効非還  
疲曳趨長樂之鐘風雪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

梅村集二十六

序  
三四

驚會逮徵輪解網再遇刊章蔡中郎專攻汗簡隱  
矣焉文顏延之追詠竹林狂哉莫學後竟誰聞徒  
是妨人作樂言之卽罪知者謂我心憂君則過燕  
市之三條縱觀官闕涉嚴灘之七里遍訪山川偕  
故老以壯遊獲異書爲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付  
彼諸郎講堂溯濂維真傳歸諸愛弟長日逐鷄豚  
之社閒窓抄晴雨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服習伏  
勝之遺經藏書足守師維摩之妙偈學道非難此  
余之不如者三也余受性尪羸攝生懈慢沈侯引

指約臂旬減半分何郎量腹爲餐日惟一溢腰脚  
比劇齒髮先衰猶然宋玉之賦未免閒情已矣盧  
敖之遊苦無勝具服食疑丹砂多誤讀書嗟膏火  
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年遂斷房室晚  
歲頓絕逢迎短髮簪巾寄閒心于白社分花種竹  
遣逸興于青門狂歌而五字催詩傾耳而三絃度  
曲藏鈎夜半驚眸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腹笑  
可容卿輩此余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  
慍天性能安異同雖沈昭略舉止嶷嶷接之自若

梅村集二十六序

三五

丘明士語言通脫處以巍然攝衣雅步修輔嗣不  
怒之風隱几凝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  
俠弗與爲通程鄭術擅奇羸亦非其好頻追故友  
漸避新知性不矜夫崖異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  
擇言無闕庶幾近之王處冲晦德難知斯其亞矣  
屬者節屆恢台之夏鄉推矍鑠之翁親串盈門賓  
朋命駕複閣迴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湘簾綵几文  
楸闢玉子之枰花藥成行松篁答響鶴飛緱嶺雲  
飄子晉之笙鹿御蓉城盤剝安期之棗擊歌鐘于





崇川邑侯王孝伯壽序

河汾王公以解元登進士擢知吾吳之崇川崇壯縣也東連閩粵南達江淮鎮兵萬騎星羅碁布儼然有塞上之風邑長于斯者欲使兵民兩安文武輯睦實難其人吾王公父母是邦百姓之顛危悉起什伍之風鶴無驚治行遂爲江左冠撫臺省交列薦剡輒署上考 朝廷嘉其廉善例得 誥封褒贈將出殊典猗歟休哉可謂榮矣嘗觀漢之寵循吏者多以璽書獎勵增秩賜金而使之久其

梅村集二十六

序二十七

任今法亦猶行古之道也公門下士有郁子青南名棠以學行受知雅爲武城所禮重于是邑之薦紳先生及諸父老諗之於郁子曰甘棠之蔭于今三年考功如是其已最也 恩綸如是其將渥也今九日令辰龍山高會值岳降之期朋酒之享實在於茲其能忘兕觥之獻盍乞言于大君子以侑一觴乎郁子領之以爲非偉業言不足當吉甫之誦清風天保之歌南山也介邦人之書造門伏謁余亟應之曰基之食德隣封舊矣居恒熟其治譜



章章在人耳目蓋可得而言焉東沙瀉鹵以漲海  
爲城郭養兵秣馬取足賦稅稍不如期則庚癸輒  
聞不可以常法治者公爲之垂簾勸課以深仁厚  
澤相固結士民服其教化孝弟力田無復向時出  
沒波濤之習牛車襁負不煩桁楊之議其後而至  
誠所感鱣鯨遠徙昔之地接蓬萊與海市蜃樓相  
隱見者今則廬落如林烟火相望此漢唐循良之  
書所未有也公性狷潔澹泊明志鳴琴退食酌水  
自甘澣衣濯冠行止率如寒士其耿介大節超出

梅村集二十六

序  
二十八

倫等春秋循行郊野輒引老農問其佳麥良繭察  
民疾苦而補助之簿書期會之暇數接賢士大夫  
談經講藝上下古今而扶風掾史京兆功曹則屏  
息重足不敢少望顏色其興會所寄獨嗜圖籍當  
河陽花煖青箱萬卷如置身石渠天祿中而北苑  
南宮之筆右軍太傅之書靡不割清俸以佐琴鶴  
紛紛俗好都不入其胸次墨莊之外蕭然無辨其  
赤文綠字卽公之鬱林片石也雖昌黎之在潮東  
坡之在杭流風遺韻如同一轍蓋公之廉能得諸

天授而家學實有淵源自文中子紹法孔孟代出  
真儒公之府君諱萬基由明經司訓西河虔奉太  
上一編甲申間避難石州城將陷府君夢白衣人  
自稱太上垂救甚力卒免于難爲善之報此其一  
驗積厚流光篤生吾公掇巍科作廉吏而文中之  
績學府君之砥行亦藉以弘闡閱而祚民社則公  
之由司牧而登卿貳由強壯而躋期頤也宜哉行  
見玉堂紫誥金馬朱綸纍纍若若將與彭咸甲子  
並進無疆也已某之祝公異日者寧有涯量哉海

梅村集二十六

序二十九

濱僻壤薦更湯火自公來蒞茲土工虞禮樂漸以  
修明夫里征徭漸以休息旣富方穀物無天札絳  
縣有復陶之老人康衢多鼓腹之野叟琴堂大年  
有不與百姓共之者乎請爲之歌豳風曰九月肅  
霜十月滌場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可以進一觴  
矣謹拜手而爲之序



梅村集卷第二十七

壽序三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爲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灌溪以余之習於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以無憾卽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旣出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侍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繇都給事中抗疏

爭國本爲名臣蓋 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畎畝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聞人孝著鄉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鞫事連大僚主者骫骳不敢決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都新立幼洪入爲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尚冀國勢可爲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驟躋政地修舊郤用宅事下幼洪詔獄而北兵已駸駸江上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讐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愈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刑章逮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氣運之冤極不旬日而遇國禍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洪則當之初 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卽其人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



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黃避兵皆僅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而慶幸耶余旣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爲壽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三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而慶幸爾余到惠爾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爲壽詩予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倉黃避兵皆僅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諸子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朕不食艱然不嫌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

顧母陳孺人八十壽序

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緝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織簾先生也余嘗訪伊人於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黃遺帙插架如新薛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爲余具伏雌之饗茶香酒列醢醬調美中置余笑而曰昔茅季偉殺鷄進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四

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爲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爲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學荒江門外常有四方車轍今以涓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惟而聽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非涓意也且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之一言余應曰諾當先朝啓禎之際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偕受先讀書七錄齋相繼取科第而麟士



與子常譚經講藝於江村寂寞之濱遠近日之曰  
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  
蚤世無後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措拄橫爲強  
奴佞篋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其竊邑黑眈逃  
奔稍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  
兩子其少者尚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  
償井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婿家間一歸故居廼至  
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  
徒輜駟接跡巷舍爲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  
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門南郭之間無復過  
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  
得而推已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  
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  
爲之經營瞻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  
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  
爲比廼十餘年來刻其遺集俎豆之學官田疇廬  
舍有加於舊用以娛侍寡母臻於上壽孺人之所  
得不旣多乎伊人之誦母也辟績佐養以著其孝

卜媵視寢以著其仁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飭僕  
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迎致  
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  
勛勩草奏將薦於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儒者  
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理如此  
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  
古歷宋迄元多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  
乘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而知也自  
織簾存日閒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六

隨之樂已咸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彌高  
而行彌邵而伊人學殖益富爲世鴻生有以躋親  
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儀增嶽形管且與孺  
仲賢妻龐公嘉耦竝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  
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卽以當春酒之  
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爲孺人道也甲辰季冬  
同里梅村吳偉業拜譔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壽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澧陵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宮賓禮萬乘亦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舊來天下精彊開濟駿雄濶達之君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廷評衛

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七

部也甚爲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爲能已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強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固澧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都諫爲通政司叅議者而族始大舊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詡菴公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爲仲晉公卽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舊來成

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簞節還家入  
典銓曹版輿迎養堅彊暇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  
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  
蒨來之爲人也負意氣已然諾元老重臣寓公邑  
子無不躡履到門迎閣握手以相爲引重有幼弟  
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  
傑公府儻材故顧氏有聲吳越問在諸公莫與爲  
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仞  
於庭餼牽體薦之物駢羅而疊陳揆擊吹鼓之音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八

族居而邇秦里人以爲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  
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  
方於此問俗焉固非焜燿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  
據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  
醇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其秔稻桑麻  
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  
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第宅園林尊彙書圖  
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冶公  
以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



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  
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  
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末流始於  
濫觴良苗不無秕稗迺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  
撓峭覈爲方巖取與以遏絕苞苴持臧否以痛繩  
流俗詎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  
黨錮異同是非倒置好是正直感槩不平其所與  
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姻婭相得甚驩而周忠介之  
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橐餽屣履之用居恒慕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孔文舉孫賓石之爲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  
詩書嫻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者也自  
租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魁乘意氣以陵出  
衣冠之上士大夫杜門嗾退若身自約者漸不爲  
閭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之蒨來姿  
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貲產中微  
受人侵侮得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敝車羸馬以  
爲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賑施窮急知名當世  
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教

臯之亞此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  
滿保其福祉者也予讀書至潁考叔之告鄭莊曰  
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翳桑餓人舍  
壺飧請以遺母不覺爲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  
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於木門賃春織屨以事其  
親者多有之矣爲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蠶鹽亦  
嘗有一日之養如斯譙者乎然君子之孝遇則鼎  
食擊鐘不遇則哈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  
之正已耳茅季偉庾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禮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陵之先世爲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  
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  
言語舉措時常獨能恩禮始終斯真羔羊素絲富  
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  
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以時追陪舊來然當其服  
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  
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庶幾太恭人  
聞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父文  
伯之母誠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



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  
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  
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  
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蹶輸將保持鄉里以  
相安其爲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婦之言此  
卽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嗚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嗚矣其爲瘠土之民而曰季氏婦之言此  
對言也何以奉其土之教也誠瘠土之民也  
今以瘠土之人實庶藪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  
歛不食也吏議始曾請刑云聖王之教民也瘠土  
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

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壽序

梁溪秦留仙館丈以侍從積勞之三年

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爲攬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彊仕也先是

天子開南苑 親試天下士而梁溪兩秦爲同榜

克勤公由南宮第一 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

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澣又同時入里門其當

太夫人之壽也先生綏纓束帶爵鞞偕介弟西向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二

立侯夫人纏笄綉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諸孫從子之次稍退負墻其少者劍而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阼階上俟於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棗栗服脩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觶前爲壽終宴無一人偕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秦與于江南鉅姓也秦望於梁溪于望於金沙梁溪之秦自大司馬



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重諫垣  
篤生贈公爲之愛子以光啓於來裔金沙之于白  
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醇正績著外  
臺爰及再世廼誕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  
憲副之子太學褒甫女也當 神宗皇帝時褒甫  
之從兄中甫以鈎黨摧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  
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槩而褒  
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益  
跌宕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秦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三

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  
病早沒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  
有何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脩持  
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  
孔艱保嗇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  
王父母幸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  
人倫所難卽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  
言於余也叙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  
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

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  
舅姑滄瀆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  
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惟祖母之力是賴  
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馳  
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袞笄珈白首視聽不衰里  
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  
追陪留仙而廻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悅豫何其  
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  
鄧尉山中創構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四

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  
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  
牢酒醴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  
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  
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  
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迺太夫人獨可以  
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  
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斲橋梁賑糶獨留仙  
父子竭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



無媿色矣乎余友周子倣爲留仙所知實請余言  
以壽太夫人夫子倣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  
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  
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  
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五

就夫人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倣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烟客王郡伯元照爲余道其宗盟之  
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爲  
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英  
俊其爲賢也藉甚君子以爲此不足以盡公也夫  
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  
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翟車設容蓋  
駕騏驎躬執轡而迎於郊旣入衿鞞鞠脰且脯自  
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  
夫人設帨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  
言以贊衆賓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  
典訓而號能言敢惟子也請余遜謝固陋弗獲則  
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  
旣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  
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

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揆厥所自蓋王氏  
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王



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 王是以惠顧前人之  
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姻厚其湯沐嗟乎先王  
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  
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  
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遭者乎  
雖然家門當荼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微太夫  
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

王爲遣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旣人  
出良馬旣具而後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

梅村集二七

壽序  
十七

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笋瑤甕載以筐篚列諸兩  
階主人曲躬磬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  
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俠拜遂  
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堂內賓席  
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鉶羹加豆其用玉則璧  
羨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  
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葵父之尊周  
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褉有唐  
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鍾二

肄簫管備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嘆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滄澗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爲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弘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十八

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王家上可以筦樞機次可以奉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茲矣風流嫺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洽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餼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部修承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爲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竊不自料

賴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無負  
國家推恩 藩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  
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  
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  
史稱其母鍾夫人琰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  
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永式歷觀載  
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卽吾州兩王出  
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  
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  
不得而略也余老史官也旣熟聞公之賢又知兩  
先生爲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  
是爲序

梅村集二七

詩序  
十九

海國舟公之贊其母以知之也昔晉京陵公  
國家推恩 藩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  
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  
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  
史稱其母鍾夫人琰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  
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永式歷觀載  
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卽吾州兩王出  
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  
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  
不得而略也余老史官也旣熟聞公之賢又知兩  
先生爲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  
是爲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予門人王周臣旣官中書舍人用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爲孺人而謂予曰先生知挺爲此官乎凡以爲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璽書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曰此以待爾子今國家新造皇上於舊京嗣位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挺不以此時邀一命之賞其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璜禕翟之錫里人以爲榮又五年孺人

梅村集二七

壽序  
二十

五十周臣乞予言爲壽蓋予交於太原者兩世矣奉常治家四十年婚宦祠葬大小畢舉中外宗親無間言僮指千人蹠縮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不時之需糈醪漿勺應手立辦其整且密如此又自以其間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者驚焉旣而問之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吳孺人之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未嘗不從雞鳴盥頰呼役夫戒行李奉常不知有辨嚴也奉常有十子七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



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爲之嫁不以累奉常奉常燕  
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面加譙讓孺人視顏色婉轉  
之輒解卽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  
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自下曰吾佐遼於王氏二  
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敢  
當尊乎退而與諸娣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  
勤慈惠賢明識大體者哉太原自相國朱夫人後  
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爲可紀宜人  
當緱山旣歿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艱晚之中  
其拮据也似難孺人值門緒再昌諸子鼎立相其  
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常仕宦  
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徧亂  
離搢搢繇役其爲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擘  
畫維持門戶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也子因周  
臣之請不敢貌言以夸迺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  
還壽其親也如此

孫母郭孺人壽序

余嘗觀世家巨姓其爵位之蟬聯閱閱之光寵旣以誇耀於遐邇矣而家庭燕喜猶勤勤於知己之一言誠欲宣昭令德而淑問施於無窮也雖然非其鄉有魁壘者宿之大儒則不足知其門以外俾崔盧世牒著於閭史非其家有孝友懇誠之君子則不足知其門以內俾鍾郝禮法告之國人斯二者未易一二遇也吾友孫孝若以進士假歸省母而郭孺人屆期五十侑爵之詞鄉先達則請諸宗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二十二

伯錢牧齋先生諸父則請諸光甫光甫余同年進士舊泉州守也而又以其言屬余夫牧齋以文章重海內而光甫孝謹聞於郡國孝若之壽其母也於二者已兼之矣牧齋之言曰孫氏自世節先生父子以詩文節俠起家齊之雄長詞壇二子競爽恭甫兄弟各行烜赫此余所謂門以外之事唯宗伯足以知之者也光甫之言曰孺人方雅名家閨門之內不妄言笑伯氏卽世修內政禦外侮保持門戶以有今日者翳維孺人是賴此余所謂門以



內之事微也。甫何以知之。余齒德不如牧齋懿親。不如光甫。其何以壽孺人。無已。就余之得於孝者。以壽孺人。可乎。孝若姿神吐納警速。風流好屬文。工詞翰。交天下賢豪長者。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吾以知孺人之賢。而能教也。吾谷有喬木千章。楓林赭葉。賓客之來遊者。樽俎雜陳。絲肉競作。餽餽拒收。臛炙繡醪。左顧而歎。應手立辦。吾以知孺人之勤而有禮也。家有鬻尊千金。刻鏤龍文。丁公癸父。摩挲款識。而唐人所圖。應真十有六像。絹素筆

梅村集二十七

壽序  
二十三

墨皆絕代珍翫。孝若博物君子。雅擅收藏。而於先世所遺。尤能護持。手澤吾以知孺人之敬。而能守也。體自華宗。長於富厚。一門中從不下數百。其成進士也。無彊植兼并之風。無名豪武斷之習。無蒼頭綠鞵。衣絲履縞之出入。無後房絃服。鈿車寶馬之行。游吾以知孺人之義。而有制也。余門人孝維爲孝。若之異母弟。在孺而孤。迄乎成立。友于篤至。扶掖恩勤。廬舍田園。推肥取瘠。諸妹裝送。皆一情不異。中外親黨。殆無間然。吾以知孺人之仁。而有

恩也爲孝廉十年中遭世變郡縣虎冠之吏肉視  
大家其桀黠監奴酒食通關因緣乾沒交結魁宿  
以爲俠里中主人持之以體臨之以威懼伏而彈  
壓之卒莫敢動吾以知孺人之嚴而有法也凡此  
六者微孝若不足以揚孺人之德微孺人不足以  
成孝若之名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其是之謂歟  
余猶記通籍之歲以年家子弟拜謁恭甫之尊人  
子喬先生當是時孝若未就外傳而孝維始生先  
生喜恭甫以得孫而憂光甫之無子也今兩家子  
弟蘭芽玉茁而孝若擿上第就顯官過家休沐拜  
母上觴鄉里聚觀以爲盛事蓋孫氏之福澤如日  
升川至正未有艾而邇其再世發祥實啓自孺人  
孺人其可以輒然而舉此觴矣余所以隨牧齋光  
甫兩公之後敢具不腆之詞進者實以交於孝若  
者深知於孺人者悉故不憚覲縷以致其頌且禱  
也是爲壽



錢母譚太君六十壽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爲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之禮稍接也庚戌之春正月禾有又鶴亦駿兩錢君爲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監軍贈太僕凡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閻仲之長女閻仲太僕之仲子也其歸於錢爲松溪令孚于公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旣邑之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孌莊靜之德辛勤晷勉者三十年用能持其家教其子而又鶴亦駿方

梅村集二十七壽序

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屏母黨之懿戚曰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爲請伯屏之言曰予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仲爲少予濫叨一第雍仲齎志以歿天下聞而惜之予之坎壈末路深以弗從雍仲爲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趾美於後人則嫂夫人力也雍仲爲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節經滄桑兵火爲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

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諫之女乃某之  
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  
爲中表爲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  
顧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嫠以扶持將順吾以此  
知夫人之爲婦也閤仲公於余爲外父行今夫婦  
八十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  
夫人之爲女也此其孝可書也余曰是則然矣抑  
太君之爲孝若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懷宗端  
皇帝之初紀方大憝始拔群邪黨據莫肯正言其  
辜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歷數璫十大罪且顯詆  
在位媢阿爲失職則浙西太學錢生卽松溪公也  
踵松溪而起者逡巡數百奏獨松溪言於主上孤  
立官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諸司皆  
奄私人所布置思剗刃一二言者以拄天下之口  
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爲陳東續者厯耳  
至今言之心悸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叅鞮  
鞠脰上壽於此堂者微君父神聖不及此又鶴兄  
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



授中朝官松溪沿嘗調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  
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  
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  
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搯擊流涕棄妻  
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太  
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兩錢君終能  
光啓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  
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嘗理吾不暇遠論  
請卽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拄島帥

梅村集二之

壽序  
二十七

定譚兵卒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  
禮部用五經得舉則已遭逢末造崎嶇奔走沒於  
兵間閻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  
顧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  
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旣多乎夫太僕起家賢書  
第一而伯屏觀只先後首冠浙闈以科名相亞者  
也宿老耆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文獻徵  
焉今以故舊姻婭爲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聲  
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

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  
釐之詞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  
熟於近代之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  
氏譚氏之子姓足以告成茲讌而余亦可無負於  
兩公之請也已

定諱兵卒以勤其  
禮部用五經為學則已  
兵間聞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  
願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  
兩公之壽也日所得不既多乎夫太僕起家賢  
及轉凡之千挾取以告淑茲齋而余亦何無負於  
蕙然敢并之史次踰跡吾家之專而圖其傳俟  
蠶之歸而黜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曩人也  
于其祖祖家交也對不緝而壽太君屏棄尋常



